

圭美堂集卷十二

序二

偶然集序

彭城先生歿之明年嗣君杜緘先生偶然集詩屬余次第而叙之且曰先生遺命也余為先生門下士無可辭因莊讀卒編拜手稽首而言曰詩之道難言余烏足以知詩然嘗聞之知詩者詩有意不在詩而詩者迫於心托於物以鳴其不容已乃詩之所自出有意在為詩而詩者不溢乎情不飾其事肖其所值以為言乃詩之所



三言堂集 卷十二
當存由所出而論之則原本乎性情關乎人倫物理以
達乎天之道由所存而論之則猶可以知其人論其世
得以考見其生平先生庚午鄉舉後余即識之甲戌自
輦下送之歸丁丑臚傳首唱時莘親覩其盛已卯忝登
先生主試京兆榜庚辰出關走別於國門外道雖遠音
書未嘗絕還時迎之河間旅次余罷歸十年中三拜候
先生於里第今其詩具在出關前作余見者頗夥皆不
載先生之所焚削者多矣故今所錄見其回忌聲病興
致繁富約句準篇不軼規繩加有才氣鼓盪允足挺冠

詞林弘長名流要皆得之出關以後亦昌黎所云子厚
不斥而窮雖少出於人必不能自力以至於此然則天
之所以玉於成者固在此不在彼也先生之所以為詩
者余不足以測其根原就而玩其詞繹其指其可存焉
奚疑竊嘗私論先生才高氣銳不喜以醇儒之道自律
忍尤攘詬嬰人道之禍取魏科而不究其用有似宋之
陳龍川遭天下太平內外清晏無可為龍川之建白然
少潛防決藩之險論則其長於龍川者使有徽國文公
為之友切劘成就烏知其不俯視龍川乎先生少嗜飲

中年殫精於揣摩科舉之學旋以憂患崎嶇息影園林
殆將炳燭於桑榆而目眚數歲幾致文昌之厄其亦境
之止於是非先生意也先生門下士布列中外且名位
詞華兩極烜赫者先生不委以編校之役而特於孱庸
樸澁如余者見命豈非以余為粗知先生者故質言之
邑志家乘將於是取徵焉

李耕愚詩序

李子耕愚自弱齡即日事農木然喜為詩余鄉舉出殿
撰先生之門與耕愚為世講耕愚方刻殿撰詩存於家

而以已詩附欲得余一言論之耕愚曾大父廸堂先生
以天啟甲子雋京兆聞有詩惜未見其大父與先贈君
同選拔後遂棲遁得肆力於詩有集行世所謂村菴先
生者也其詩冲澹清贍卓爾成家深所嘉仰然則耕愚
固以詩世其家者余前見耕愚懷古作今且十年增十
餘篇豈以善病減吟情歟抑知其難故惜墨歟若知其
難而不輕為庶幾古人之云厚積以薄發者余固知耕
愚之詩之必大有成也夫詩言志非志乎詩也志乎詩
則所以為詩者僅矣雖然志乎詩不猶愈於羣居織屨

之為好乎必由三百沿流於騷選唐宋人之為采其華
文而掇其精脉先求激獎於藝林至有所自得用以涵
養其性情其裨益豈淺鮮哉昔唐李百藥幼嬰疾辨稻
時已以詩露頭角卒用之名世能傳其父德林之家學
百藥子安期三世皆掌制誥著在唐書耕愚其有意乎
余懶慢將隳先人之素業故對耕愚而羞縮不能多出
語耕愚異時年高齒宿集成之日鏘鏘洋洋必有互宴
鴻製而余聊為之引其端云

高氏族譜序

邑同學高子晤奉世父不危先生命輯先世所編族譜
增後生者而授之梓且以代遠族繁有依托其姓者尋
將弗別也故自始祖以迄於今著其派別源流不待更
有裁斥而自然不紊既成帙請弁言於余曰舊譜載鄭
君詩有云媀亞異姓歸本族此承先人意也余惟古之
姓氏有專官掌之周禮宗伯其屬有都宗人家宗人國
語曰司商協名姓蓋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知所自出
與所同出乃仁孝道生而恩施有序自人不知其義而
偽作其為譜也或托古賢豪裔或牽當世華顯以為高

望附人者人亦附之附入既久懼澄別嬰怨姑相濡忍
逮盛衰好惡形勢觸撥陰陽合離構扇者乘正閏水火
以害於而家卒至兩受其敝嗚呼其亦辨之不早辨哉
今高氏譜斷自濟寧來代次相衍皆據其真者以書庶
幾譜之不悖於古者歟昔扶柳侯冒姓呂漢書明著其
為長姁子與贅其祝茲別張孟蒙姓灌史記不諱其為
舍人與潁陰別重族類也唐以前重譜牒如新唐書言
柳城李氏出契丹不必與隴西趙郡合營州王氏出高
麗不必與太原瑯琊合則同姓不害為異族士君子貴

自立耳拔出於寒畯尤可尚古賢者之出身贅壻豈少
哉祖父託於人之姓本非子孫所能及其子孫而為仁
人孝子也灼知其本姓則復之不知即祖蒙姓者各為
一族亦宗祧有緒而本支得理余故許高氏之譜能清
其本而又解諸依托者之萬一有所不釋於中及輯譜
者或有所懼之意如此若夫宗法之立祭祀婚喪之禮
卹睦之事則存乎祠與義田而不關乎譜至譜之由來
有舊序在皆不具錄不危先生名躋性嚴介輕財好義
不侵然諾晤字尚友惇謹稱長者俱廩貢生不危先生

弟名踰駢字特騁高才好學甲乙後遂棄家習靜父母
歿長往入山至今不知所在晤其子

文瑞樓書目序

挾貲者亟入仕版而士子率以進賢冠蒙其目自俗流
帖括外甘於苟陋至論者謂科舉廢而後古學出雖其
言過激要亦非無謂也浙桐鄉金君星軺壯年擅清才
又多所韞負乃謝斷棘圍好蓄書籍以先世詒產廣購
而貯之一日渡江越淮涉大河訪余於愛牧堂出示簿
錄所藏書目兩帙細字密行厚二寸許屬余為叙余受

而閱之係稿本未經檢別然約計已五萬餘卷尚未艾
也金君自桐遷太倉近復移居蘇州吳中遠者不具論
中明以至於今如葉文莊公吳文定公文量陸氏篠菴
張氏元敬都氏君謙揚氏以至錢虞山徐崑山皆以藏
書稱浙秀水曹氏朱氏多抄本書金君其有意乎吾聞
之君子之於文也博觀而約取書之有關於聖道者尤
當加意蒐羅猶記乙酉丙戌間有客為安溪相國言家
曾有翁季錄益晦翁手記與蔡季通答問語微辭奧旨
累世寶愛惜兵燹失去安溪於乙夜獨對時以

聞下

詔武英殿編校諸臣共訪之卒不可得後余讀朋溪季氏所纂宋道學名臣言行錄蔡九峯沈事實內載翁季錄知其語非妄江浙地大故家嗜學者多必可廣訪得之此繫於德藝不小然則藏書之家豈啻雕蟲篆刻漁獵之資已乎端木云莫不有文武之道焉金君勉之哉金君名檀其元兄南樓先生名樟庚辰榜進士官至部郎

予告歸遂不出家居十年而年方逾異張閉戶讀書獨標雅尚一門之內自相師友蓋東南之秀峰雙峙不可攀躋

者余跂仰在下風久矣故樂為之序

觀海集序

康熙己亥家編修葆光奉

命副冊封琉球使歸而著中山傳信錄六卷實稱詳覈雖前

明使者如陳君侃蕭君崇業夏君子陽及

本朝使臣張學禮輩皆有錄而傳信所盛推為典實少譌舛援據獨多者無如康熙癸亥使汪檢討臣楫所撰中山沿革志二卷雜錄五卷汪以鴻博舉入翰林富於文學士林所稱為悔齋先生者去年秋先生之孫墳被江

緘先生觀海集見示以先生舊刻皆未通籍時詩通籍後獨近刻京華詩而此猶後者以中有微文諷切之人恐引尤詢其先尊命姑緩之今無所嫌忌而急於開雕以當日為其第四從父婺源君手付屬刻春間不幸下世卒以成其志也且以叙言見委余讀之盡卷絕去輕儇浮縟之習格既高矣詞則理明氣直情殷懇而意歸於和厚進汲汲於靡盬無非欲尊國體播王化退而祀岵興嗟徹於夢寐原本乎忠孝人倫此誠風雅之流裔豈徒為海乘之藉徵而已宜乎傳信所載先生自琉球

歸近四十年其國於先生改訂之禮儀不敢愆忘先生所許可之詩僧宗實年幾七十尚誦先生之篇章不去口其朝端之金紫大夫阮君維新猶溯源於先生奏許留駐讀書故送別

朝使之詩惓惓自白其為中朝之太學生也其殆韓子所云行得其宜言適乎要有不盡存乎文學者耶被江與余交最久雖細事必有終始好古嗜學東南之名流多與游其於先世之澤勤篤如此則念修可知皆余所嘉尚者蓋先生之詒謀遠矣

榕村語錄後序

先生文孫清植鋟先生語錄三十卷五月竣工寄樣本
來且纂記之功推用錫為多自念文行不立得挂名簡
端以免君子沒世之疾用為寵榮然當記錄時非意所
及也凡人著述有名之心類隱隱欲見已意抑或用功
有所得力不覺流露子朱子謂伊川語上蔡記者便似
謝定夫記者便似游伊川無恙時尹和靖以朱光庭記
語進伊川謂之曰苟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某
在何用讀此書憶用錫年踰三十於道理一無知識苦

甚面墻歲甲戌至都門獲交德州孫檢討勳介子從先
生遊先生以氣靜見器許備門牆灑掃之役嗣是而督
學畿輔旋改巡撫雖行役多得侍側洎入閣留課孫植
句讀先生居官精敏於職事鉅細不遺凡所興除率因
時隨事順其機緒張施不外形而多所裨補至談道講
藝殆無虛日英賢環座各有質請先生於經書儒先要
義讀之熟思之近辨之明得之深加以養之粹辭之達
領受之下無一不冰解的破洞徹心脾如瞽目之刮障
膜餓夫之飫芻豢驚喜愛重汲汲退而錄之恐少遺忘

差舛如失異寶當是時已原無所見况雖欲參以私意而不暇名心何由入之先生乙未假歸用錫繙閱寫稿富溢囊箱稍檢去冗複覓鈔胥騰清比先生還朝稱完帙矣每讀先生纂程子遺書朱子語類歎其精要尋玩此編雖用錫所錄不及師友條記之妙但義理所歸似由子朱子以上泝周程於其微詞與旨實深有發明私念歸去擇子弟有志力者以此開其聰明正其趣向又懼學識舛淺或謬於先生之大指因以誤人為先生病則莫贖之罪也戊戌將出都徑以清稿呈閱間一二日

先生招餞喜動顏色迎謂曰子所記誠佳前年歸舟著講義竟遺去不患人之不知章疑尹氏注一條幸為我載之想集中類此者尚有得余為子汰存十之五六似竟為可存之書遂慨然以無暇自歎今先生曳杖後已十六年海內學者頗知景嚮天地久長賢哲相望必有如先生其人者出而纂先生之書以遂先生之志而用錫惓惓不忘者匪僅以不至如伊川之訶光庭為幸亦緣此忖知大指庶幾不謬於先生論讀是書者因之不疑愚陋而生眩瞽或並累及他友之所聞故為書其

後

胡邑令七十壽序

古者封建諸侯世其土地人民所以達君臣之義於天下者非止天子賴其藩翰以為故國之助而已蓋久於其地則與民相習相安無朝夕更變之擾故教化行而風俗一及罷為郡縣以易其所處為黜陟去來無定惟漢之守令有加秩增祿而不遷其官得以久涖其任差為近古吾宿當東南孔道舟車之驛如織新舊丁田額銀夏秋麥米之征又有帶征鳳陽淮倉折色諸款以紛

雜不可究詰加以河工防汛捨險盜攘歐殺之案牘俱有考成一有乖失輒置吏議以去是以自前明至

本朝三百餘年吾邑令君罕有五年在職者今公自康熙天子受事至今凡二十有三年矣實從來所未曾有政成民理適當公七袞攬揆之辰公之僚屬與邑之紳士耆民樂相醵金製錦屏徵余文頌公之德美為祝余惟豳民之愛豳公躋堂稱觥曰萬壽無疆君燕其臣推本於能為民之父母而曰眉壽曰黃耇曰保艾爾後豈其不哀於義而聖人錄之則有及民之德者稱而願之以

抒其忠愛之忱禮也余嘗讀中說文中子見牧守屢易
曰三代之興也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也牧守有子
孫焉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吾不知
其道子朱子之論封建曰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
以相通而其規條度數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
今之朝成而暮敗也今觀公之治吾邑雖不得比於世
守之業特以二十餘年習而安之不待鈎棘籍記而於
邑之族姓姻亞士大夫之性情好尚居產之腴薄風土
之順詎聞於閨幃噢咻嚙微曖瑣屑之故無不周知

因於判決時不必嚴毅晰白而陰有以中其曲折其
之成至於天行不妨時遇扞網之民亂羣之士小遂至
殄絕即一時一事亦或不愜於人而嘖嘖煩言迨每遇
公催課下考鐫級當調時則羣聚而號呼匍匐涕泣籲
大吏留公倘不允則冒斧鑕固求屢上章必得請而後
已至部選新令已至邑復掣回民之愛戴如此在地方
逋逃日以歸汙萊日以闢城市之屋多以瓦易茅衣冠
之家少肘見而踵決田價之昂倍於二十年前之五六
鄉甲科斷絕至七八十年近登賢書者二雖以余之固

陋而獲捷於南宮忝廁

禁近此豈無故而然哉於此見王道之流風遺韻合於萬一者亦具有成效而王氏子朱子之言見之於公者非其明徵大驗歟大抵公之治不矜察察之明不務赫赫之譽不立皎皎之節以慈惠為本以寬柔容忍為用不動大役不興大獄訟牒至兩姓多委里正鄉保同姓多委族望平易以覆薄懲不良者不輕引廬律令剔抉根株刻覈而窮治之善政多端其最大而實利於民者二一曰預買漕粟為急困者墊兌而緩其償使商賈不得

居奇以踴價一曰督鄉夫以浚潼河故道之堙塞捐借口糧數百石隄車路口泛溢之地皆工亘數十里民田賴以獲者無算一曰清丈田地不加額賦而租稅均民忘瘠田賦重之苦尤利之在久遠者凡此必將詳載之邑堦余不具論論其久涖職任之合於古封建雖不可後天將永公之年由是而耄而耄而期頤尸而祝之於社以為將復兩漢久任守令之符契云爾

高夫人陸君七十壽序

誕日用禮幣為壽始南宋製錦屏以文辭諷頌至前明

而盛近日輿臺臧獲有中人之產者率效之成風士大夫苟互相狗操筆不問所由來識者以為笑余是以慎之擇其見聞確實有關風教者不辭而序之雖非古猶於義無害余友高子尚友明年七十而其配陸夫人先一年十月六日為七十設悅之辰兒象賢其壻也將鄉中姻戚之命來乞文陸氏為邑鉅族尚友為吾鄉高高士子其太夫人即夫人之姑高士游五嶽去年未四十尚友纔十齡太夫人伶仃撫一子為擇婦以無有踰其兄之子者遂聘夫人焉高士本寒畯不事生產太夫人

絲蓄粒聚以至有田宅大小事皆決之夫人雖于歸如處女然無可以自見尚友食餼於庠有聲且名貢成均田宗日以廣其伯翁不危先生年日以高門戶之事日以多縞紵燕會日以盛郡佐邑令下至丞簿待以諮議夫人所職者惟縫紉滌瀝是飭太夫人七十餘即世夫人已年五十餘子且攝衣冠游黌序代尚友治辦家事子婦亦能代夫人理厨饌夫人襄大事惟謀其大者家人祇稟成命而已今又十餘年二子所出男孫十餘人長者已婚娶五女所出甥孫女至數十不可辨識尚友

屏處北山丙舍或入城偕夫人率其子孫女婦候問其伯翁又或花時與夫人挈家遊南村三世一庭綵服雜還鄉人嘆羨之以為僅事余觀人世福澤類多鍾祥於閨門之內而婦人以不見才為德以安常為福易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又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禮曰必敬必戒詩曰窈窕曰温惠曰淑慎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而班氏女誡曰卑弱曰敬慎曰專心未有以出人之行赫赫之名為辭者今觀夫人冲靜純一經德履善若無可稱述然姑存無忤容沒則成禮尚友年七十敬愛之如初不畜媵妾至間或遠役而家無廢事不聞其教子而子之祇服也如其父余新婦是夫人最少女憐愛之尤篤逮至余家於舅姑曲能承順備極勤慎則夫人之不可及有可想見者

國家方隆盛時不獨朝列醇龐壽考雖草野亦多齒行俱高之人今尚友之伯翁年九十七其從兄龍馭亦年八十尚友與夫人又同躋七十聰明強健行且未艾大年萃於一門而尚友與夫人更子孫衆多田園清娛豈非太平之瑞且尚友去年危病而起輕健如常時猶記尚

友與夫人少皆有咯血疾余與尚友同學時日見其公製藥餌以療夫人自謂恐不能以偕老而今七十矣是皆可書以為慶者余故書之寄歸以侑觴

陳母金太夫人壽序

海寧陳氏登朝著躋膺仕以勲名有聞者至不可勝紀康熙庚子春郡別駕軒成先生以名孝廉受今職署於吾邑之南城西偏甫下車邑人士稱其公事之暇謝游燕掩關讀書史課子弟為文膳羞被服從儉約偶有聽斷不行請記據理法剴然開解合於人之公是非無絲

毫不愜者嘉平朔為其尊慈金太夫人設輓之辰邑僚屬謀所以稱觴為祝而屬余為文以侑之余嘗疑四牡之詩勞於王事感懷羈離三四章曰不遑將父不遑將母何獨卒章止云將母來諗雖傳者以為省文或父之道期其子生而志乎四方教忠為義姑瞻念子固不能忘而所以紓其憂思者尚可以理遣母則既望其子之祿位功名一時赫翕而又欲其不離於側其顧復纏綿不能自解有較甚於父者故上之人探其情而申重言之歟別駕抱華蘊秀少濡遲於場屋掇巍科踞清要若

摘額底之髭乃念太夫人春秋高汲汲就一職以印綬
娛其親可謂善養其志者古之天下幅員不廣卿大夫
軍賓之役不出於今之內地其時楊柳雨雪蟪蛄果羸
所以慰而卹之者無不至後世方域廣袤際日月之所
出入戴極之下赤道之表雕題鑿齒渡竿懸繩之區游
宦者籤得其處雖有烏養之私窮於險遠無所控懇今
太夫人就板輿之迎其地雖塵埃湫陋然去其家不過
旬日之程江鄉之滋味姻亞賓友皆一帆可至與昔之
乞鄉郡以便養者何異可不謂仕宦之榮幸而難得者

歟且諸君子稱太夫人以望族歸名門事家翁必誠必
敬篝燈佐讀相夫子以成其業九熊畫荻教其子至於
今疏食浣衣泊如也余雖無以徵其言然以別駕文行
卓卓如此川流之紋圓者內有珠吾知其必有自矣然
則諸君子之所以壽太夫人者豈徒以遂其慈惠之愛
為難得與受孝養之隆而已哉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
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七十之年古以為稀有比年以來以壽辰徵余為詩文
者七十八十以至九十者不絕余於無因者雖槩以不

能文辭未嘗不歎雲章壽考為重熙累洽慶而信錫極保極之驗其不可誣也如是余豈獨以庇別駕仁宇之下分宜致其頌祝念自通籍十餘年與海寧陳氏同朝者不論同館者五人同年一同門一今大司空又余之館師也今於太夫人之當大年不啻鄉鄰媯戚之好其可以辭乎歸有光熙甫之論曰生辰為壽之儀不出於古亦足以寓養老教孝之道今其言猶信

圭美堂集卷十三

傳

王獻我傳

王公名策字獻我順天霸州文安縣人父應霖明萬曆庚辰進士官至湖廣參政應霖弟應期萬曆乙丑進士官至刑部郎中策舉萬曆庚子鄉試為山西太谷令有惠政罷官里居崇禎戊寅

本朝兵圍文安城勢甚劇人知城必陷紛紛各以其孥出公獨毅然曰同為王臣里居何殊官次棄城倡逃可乎

諭子孫家人有走匿者不忠不孝辱吾莫大焉舉家惴惴知必死凜公言莫或貳城陷公朝服坐廳事中兵入厲聲罵遂遇害妻妾子孫男女僕婢大小近百口無一免者公三子長層城次礪燕三添丁層城添丁從公死礪燕先亡婦郭氏娶居雄縣光祿卿存謙女也光祿憐愛女甚城危時知公剛執難辭說令其子潛迎女不告公縋城去公既知怒甚遽為書絕之縋送郭曰吾家誓不留此臨難苟免之婦也兵退郭氏歸徹後廳材為三十餘櫬以斂葬焉茹貧守志三十餘年以壽終余識公

族孫坦道其事未有紀述恐其久而湮也因為之傳坦質慤非妄語者坦以康熙乙卯舉於鄉由中書典籍秩滿謁選得同知雲南永北府事

贊曰戊寅去甲申國亡尚七年公非守土官仕不登朝列分可不死縱其身曾膺一命子若孫獨不可脫其一二以存宗祀彼以其家再世祿食義不得偷生死守所見甘為傾巢破卵而不顧雖賢智之過要其篤於人倫激厲廉恥所以伸正氣而翼世教者關係非小也聞公好讀書端居如神明買書歸雖數百里必令人端拱奉

持不得傾側戒治田灌園者不以糞污吾穀蔬歉收不
悔也其固僻嚴潔出於天性非故矯激以收聲宿名者
公之高祖原為孝子以父早逃苛徃不歸七歲便欲徃
尋母苦禁之勉至娶婦數日後即出門誓死不得父不
還艱辛瀕死傭丐十餘年卒感神祇得異夢與父俱歸
然則公之風義固有所自來矣明季高陽孫相國定興
鹿太常皆以家居赴縣守城死明亡清苑張光祿殉難
舉家投一井中死或倉卒就義不傳於世如公者尚有
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流風所漸遠矣哉

孫翁傳

外王父孫公廷玉字無瑕孝友好善勇於為義不避阨
窞十九歲始就塾二十九為諸生四十二歲捐貲入太
學又八年為餉部中軍官踰年即歸康熙丁未卒年七
十七別名惟赤乃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假編氓臚本邑
弊政害民者赴京叩閤狀名也其弊政凡九條一民養
驛馬受害酷毒請歸官養一漕兵沿路淫暴請召募於
本城設營守防即以護運一河工濬築夫役料物俱有
額設工食價值今工食半給而工完復追還物料民買

價值或少或無猶責令裝運交廠廠役勒詐至朽爛仍
追比原買人請專歸河道官自行募買不累州縣嚴禁
工食價值不足之弊一差船包攬客貨多擾水驛且驅
馬趕緯至沛縣千餘里馬多倒斃請永行嚴禁一請復
舊例民田行糧以四百八十弓為一畝大糧一頃許自
開荒地為副不得過三頃一請禁漕米私立大斛淋尖
吏胥又盜賣正數復借貸加派累民一漕船頭舵水手
百千為羣恣行劫掠請嚴飭運官籍記花名年貌鄉貫
日夜察點不許無故登岸一姦獍捏造人贓罪件繫鑿

鑿陰賄上官用事者發其事云訪而得之謂之窩訪甚
寬抑及捕胥借盜害人均請嚴禁一各省解京銀應付
火急每那正項以致拖欠請今各省錢糧自備脚價解
京庶清拖欠之源又宿邑既為淮安府屬又受邳州兼
轄請免州轄以減吏役挾勢橫暴之患具疏由登聞以
上下部議部臣科罪以聞奉旨孫惟赤所奏未必無當
時事且又未嘗指名害人何得遽議發遣訖無恙公幼
嬉戲村童有詈其父母者輒號哭不已十齡聞趙叟言
殺牛有報遂蔬茹終身家事農業將弱冠見巾屨書生

自恥蓬垢在泥塗乃猛烈向學晝夜鑽礪年餘了四書
本經三年便能應童子試無師則就玉虛觀真武像背
所誦文梗塞則自長跪反復必熟而後退子及孫曾皆
有庠生遂為士族公啟之也妣吉氏生二子枝芳博士
弟子員枝喬武生福聚張氏婢出張旋歿妣鞠育之殆
愛過所生痘癰久躬親奉持忘其臭穢淋漓雖愈猶跛
一脚先贈君每歲迎妣至吾家去妣所居三十里踰日
輒念其聚兒飲食誰為理淚承睫下便歸不可挽余兒
時猶志之公次孫振先呐呐謹厚君子今年八十三矣

其子亦諸生欲余述祖德以示子孫之不馴者余不可
以辭故為之立傳並以外王妣之慈淑附焉
論曰當前明之季官驕勢重狐鼠憑之為利所以箝桎
人者甚厲九天之顛倘先事語洩自立杖下斃即萬一
下撫按勘實亦糜爛無餘公之行亦自分不復生還者
廟堂之上竟貫其罪已頌聖明但云未必無當時事而
止不根尋其所以而施行之我

朝受命幾八十年回視公所陳之害已十去七八似一一
措其言於事豈非興亡之明徵歟夫惠民奉天以配上

帝自莫之為而為第事釐剔者必周咨黎獻博采成議則公之闡牘或亦未為無助雖謂公之功在邑之社稷焉可也公欲出桑梓於湯火非苟健訟忘其身以及其親公所以開大門族者不過篤志詩書後之人夙興夜寐陟降在茲世世崇其先猷稱為繩武而可哉

吳學士傳

學士諱本植字篤生直隸真定安平人曾祖諱尚法鄉飲大賓祖諱從晦登崇禎庚午賢書任曹州崇祀名宦鄉賢父諱恂以公貴贈如其官母王氏封太宜人崇禎

戊寅陷深州贈公被難公四齡太宜人攜避得免公稍長隨曹州公於任曹州公歸公日課農夜讀書內舍中太宜人痛深州事每垂涕教之公刻厲勤學誓有成立戊子入邑庠丁酉舉於鄉戊戌成進士選內弘文院庶吉士時年二十五己亥春再行會試公遂以庶常充同考官蓋

特簡所拔士如歐陽鼎房廷禎崔華輩率稱得人庚子春

曹州公艱如禮遺產盡讓諸叔父服闋補官迎養太宜人於京邸癸卯授內秘書院檢討己酉晉國子監司

業未幾攝祭酒善教誘絕贄餽有求教習暮夜投金者立揮之要人貽札相屬榜發後始開書是年冬丁王太宜人艱壬子補原官尋晉翰林院侍講癸丑侍讀甲寅為侍講學士乙卯

御試高等丙辰侍讀學士即於是年

予告歸公兩朝侍從奉

詔纂修

太宗

世祖實錄扈

駕隨獵

賜宴賦詩

賚予金幣

恩命甚渥家居凡二十有七年與當事概不通問雖門生有

齟使於鄰封持節於本郡者不一言及私于清端公撫

直時高其品歲時候問訖不報故人輶車過者請見率

逃避有大僚奉使以公事訪曰此非野人事也堅以病

謝攝司成日有羊君琦者老而戇為博士滿祭酒欲甄

別決去之公力持不可後分巡井陘經安平請謁卒不

許予惟出處不同道公仕已顯又未嘗不得於君而遽歸貧困自守遂與世絕若不類然者蓋居其位則行其道翰林職文史成均司考課未與國之大政講讀學士以上則游歷卿貳自公

予告後二十年操魁柄參機密者表裏相結馴且構煽旁午交軋互勝白黑間雜機穽無方而詭其利者繼之草偃波靡莫知所措幸

明聖當陽張弛以時卒致清平公見機預而退身勇又守之甚固不可撓奪有大過人者及可以出矣而天不慙遺

君子為世道悲要其進退以正用意深遠後之論世者宜有考焉公家居屋不能蔽風雨食糲衣敝戚友間咎其過執公一笑而已客有以詩規其宜少脂韋以自潤者公知之有好向山頭收景勝羞從蔗尾覓漿存之句其課子孫為文先令通五經大義曰文章根柢在是苟得速化非所望也又曰聲色貨利之根俱於靜中搜得出晚嗜曹月川胡敬齋書曰人率厭其平常不知平常中皆過來人語子弟有譏陽明者公曰渠亦煞是用工夫體認出良知二字今所謂良知皆隨口說出箇生之

謂性耳有請其著述者曰讀書期於身心受用標榜非
吾志也自戊辰春悉斂生平詩賦酬應文字焚之曰此
不足存吾也或見子弟為詩賦曰此非爾輩學問歸宿
處速燬之公之自立詎偶然哉公先娶門氏繼娶馮氏
皆封宜人公卒年六十有九子三人玠辛酉舉人璠癸
酉舉人辛巳十月先公卒珊廩貢余未獲拜見公獨得
交公長君玠玠清苦質木不點塵埃徒步千里奉狀屬
傳公三辭不得乃據狀為傳而附以臆論謂有以窺公
行藏之意於萬一者其世系姍黨及公生卒年月已載

志狀中不具錄

竹靄先生小傳

竹靄先生幼以大臣子充侍衛幾二十年擢領內務府
秩均外部尚書數年補工部尚書仍兼內務府丁酉罷
官令提督熱河

行宮事性廉介知忠孝大綱生勲戚家無一日離纓紱而
雅好山水譚巖居川觀之樂輒津津流涎先是就外傳
啼咽不能下樓其太司空太夫人摩其頂曰兒畏讀書
耶曰非也不忍離父母耳聰敏過人長而精藝事學詩

三美堂集 卷十三 九
及書法能琴畫入妙品家素饒先生不問家人生產又
扈從勞費遂貧落有一室久封滕偶過之問貯何物無
省者啟視乃繭紬充棟理之應手朽裂將灰矣內務府
司

皇莊所入及各宮中支用出納又擇匠役於世家大族曹
司衆多黜陟在手一無所私至為大司空諸織造河工
銷算皆關察奏至餽歲例進鉅萬率卻之蒼頭倪客有
以無害敦勸者先生曰重遺何為以為分其所得於官
者是吾與共贓私也以為吾受計時不刻覈而酬之是

吾屈法市恩為受謝地也求其說不得輒愧恥發於中
面赤背芒負入其室爐香茗椀琴書筆硯楚楚如書生
尤任自然去雕飾有怪其庭中石鱗屋角菊花荒冗者
先生曰余意隱逸之花須朴野治之使肥艷與富貴爭
麗此園丁所為陶靖節恐不如是人以為名言先生言
與流俗人語終日不解渠所云渠亦不解余所云因大
笑又嘗自言奉使保定或出口赴

行宮不喜循官道好傍山行入荆榛遇巖危逕下馬攀
藤而上備歷崎嶇勇氣倍生聞溪澗淙淙奇石磅礴籬

落間雞鳴犬吠則心開目怡銜

命至江南有名山不近驛置歸時令大隊如常行獨襆被攜
一二奚童騎已馬紆道遊夜宿古廟中酌山泉餐糲脯
領畧其勝仍兼程與副貳會欣然自得也先生女適
尊所壻以法入禁解余一日坐先生軒嗣君為女請曰不

謂得

命同入永離膝下特展訣別又言哀哭不勝先生慷慨謂嗣
君曰與汝妹言夫婿主也一醮終身婦人之禮新

命如此甚善義命自安悲感無益人生情不能遣須裁以義

如父子平日相依為命設汝輩有專城之守遇變棄之
逃歸吾惟有手刃而已聞者竦然先生嘗自嘆吾於琴
與畫實心知其意恨不得屏居閒暇專精以詣其所欲
至著有琴說於畫山水獨心折婁東王少司農麓臺謂
虞山王翬工力亦深婁東於繪事少所許可為先生首
屈指焉想其契合有不在楮墨間者先生常笑語余曰
琴以寫己意非以悅人耳不知者輒以見命竟慙不能
下指不特不成聲而已惟畫亦然吾非以此噉名射利
者間以贈知交取同好也分既疏復不解畫理亦宛轉

來請殊無謂余見有求之數年卒不得幸不以余為虛
薄累幅相貽曰吾有畫輒喜致之君今得兩牛腰觀此
先生之得諸心可知矣詩雖不深詣至關朋好真情流
露於佳山水倍有精色而調亦諧蓋天合也先生舊第
植竹百餘竿取野竹分青靄之句額其軒曰竹靄余因
以號先生不稱官以先生有超於官者先生名赫奕字
澹士滿洲正黃旗人

論曰太司空督漕駐吾郡時余應童子試見先生方十
齡隨太司空出坐川滇小馬鞍上設闌架甲戌余至京

師主

國宗容菴公家容菴乃先生姍友至好余始得握手焉計
相識至深交二十餘年或數年一見及同朝近十年亦
歲不能再面豈非以游異處官異局乎夫厭糟糠者願
膏粱日讌會者困酒食積歲惰勞而思閒曠豈必糞土
榮利情或類然獨先生之結好山泉似不能自解夫子
以配仁智文公精舍於武夷其宅心在塵埃之外故先
生之風軌有足述者容菴為余道先生從兄罷相為內
大臣領侍衛先生隸其下不能諂事雅所不喜久受斥

辱及從兄敗反以此上受

恩知其總理內務府也既不撓於勢權亦不詭為暴訐六宮諸邸下及宦寺皆稱其無偏陂數使口外處斷平允上率可其奏為大司空在九卿班富有昌言先生既恥自誇述所長容菴公語之亦不能詳覈故無由件繫先生之政蹟議論然先生之門族勲伐自當賅載

國史余別為小傳特次見聞之所及者

蔡梁村先生小傳

余年五十三始成進士同梁村先生己丑榜時先生二

十八歲聞文氣盛詞昌又一本之於理謁座主李文貞公後先生就客舍去文貞第止數武往來不時時余在文貞家塾中為童子師文貞向余曰蔡子蓋嚶嚶慕古者先生來或不值文貞則坐余塾間縱談其志行大致以讀書毋視為空言為文必歸於有用奉瀛洛關閩書為正鵠以遵行家禮造就人材為務余聳然異其姿器謂絕不近於世俗規榮利之所為其成就將有不可限量者或問故余曰鄒國不云乎其為人也好善夫善者天之生理好此則事皆有根物莫能外非然則已私之

外一皆膜視雖一材一藝之長其措而施者幾何出文
貞門惟江陰楊先生與余時勤問業故知梁村先生亦
余二人為深先生庚寅歸丁外艱癸巳冬再來已滯於
例不欲以官牒投吏部乙未又歸戊戌余亦罷職家居
文貞是年亦箕尾去矣後四年無復聞問雍正元年先
生蒙

召命過余家余以游黃山未歸留所刻鰲峯講義學約及祠
堂規條益示以累年居鄉之大畧後一二年先生以長
札見寄余暇時計馬齒長自先朝露凝託諸墓或涼曠

異候不敢以疑先生忽得函問不覺跌足失聲後先生
門人雷君貫一南歸訪余樽酒間述先生

內廷所以講切者非學究訓故之常至

皇上御大寶首

召揚名時繼亦

召用錫余以乾隆元年正月至都歎所聞見直續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脉非漢祖唐宗之為區區者而惜先生之
不及見也先生儉約自飭雖卿貳若寒素分俸贍族不
爾胸臆如梗教人必懇篤為實學及門佩其訓若沁於

肺腑者然壬子年先生病時

世廟褒嘉其學問與為人之直遣醫調治越年卒

恩卹甚渥

今上凡兩以詩問疾

御製二希堂文集序直溯源堯舜以來至於濂洛關閩摘抉

克復胞與以推本於天命之本然擴充於用功之極致

聖謨洋洋此豈三代而下所得聞歟高安朱相國云先生在

講筵剖晰推闡據經引史湛酣曉暢雖官舍暫御不通

文字者亦累足靜聽不能去殿庭闐若無人可以想見

其積誠蘊義故聲情激發感人之易庶幾功在萬化之

源可不敬天壤者彭殤不為久暫矣豈復可以限量乎

哉先生名世遠字聞之梁村其別號所居漳浦梁山之

麓也官至禮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勤卒年五十

有二識者歎息未究其用云

楊凝齋先生傳

先生姓楊氏名名時字賓實凝齋其號也以乾隆元年

九月朔日薨於位遺疏上

上憫悼下制辭謂楊名時學問醇正品行端方嗚呼盡之矣

夫學問之醇正由其師傳得也品行之端方由其踐履實也

國朝宰輔安溪李文貞公發明六經四書專精積久至五十餘年恭逢

聖祖仁皇帝修明諸經文貞見而知之應期名世實能補洛閩所未備先生辛未出文貞公門終身奉為依歸不止以登第為座主也先生讀書之始已厲志於聖賢不徒出口入耳以取世資憶余初從文貞公遊即聞公言曰實實無他玩好功名利祿以至詩文之華艷歷代史書之

淵博俱不在其意獨經書性理中關於身心性命之言深信篤嗜若自胞胎中來者畿輔學政缺人文貞公方撫直隸

聖祖問可勝此任者遂以先生薦先生官檢討例不及開列聖祖問其操守學問曰操守可方張鵬翮趙申喬而學問過之及蒞任貴戚權要不能干以私其幕友陳君紫凝語余雖流金之暑見其自閱卷所著白布衫漬汗成淺皂色不暇易炳燭至夜分不卧羣笑其自取苦也宵小中有善鑽營者自擬當繼文貞公為巡撫見先生政聲以為

恐已不能得遂倡論謂先生專取老羸貧餒者充考案
鈞公清名而撫軍偏聽其言為直省官評高下自司道
至州縣竭力餽遺得利不貲且數年後老人皆物故而
世臣舊家子弟之英俊朝廷不得一用豈特巧宦更蠹
國之尤者差竣發南河効力癸巳

聖祖六十萬壽自

暢春苑御輦還宮首臨江南叩祝處

問楊名時在此否大臣以尚未回京奏是年
召還

命入直

南書房甲午

特旨典陝西試余見其試錄署原任銜疑問之曰尚未投牒補
官叩其故曰昔赴南工河督遂寧張公云君與他學差
不同有財者効財力無財者効目力足力君無財但聽
查料閱工事只路費須自辦耳此非遂寧主張實

上命也六年來父母大故一切湯藥含斂營葬畢事無憾

君恩至深至渥莫大於是何忍一到京便補官支俸乎閱旬日
乃有直隸巡道之

命巡道職全省刑臬積案甚多姦弊不可究詰先生局吏胥於
內署親檢文卷揆情度理而裁以法不事刻覈日訊詢
數件數月盡清王少宗伯交河坦園言其鄉人罹茶中
者初猶以賂啖吏吏逆止之曰今不同余非讎視錢者
若輩訟事未審時官意指向背無從而知審後內幕判
辭無從而知即詭言相誑案出不應何面目見若輩乎
由是貨賕無所用人皆服而知恥納蘭成綱齋翰林曰
過保定聞鄉語僮音呼先生為包公再世

和祖一日謂大臣曰揚名時實好官不徒清官也已亥陞貴州
布政使次年冬

命巡撫雲南至之日察吏卹民久困以蘇值西藏用兵籌餉皆
合機宜民無所累

世宗憲皇帝踐阼晉兵部尚書尋轉吏部又授為雲貴總督管
雲南巡撫雍正五年先生疏中入

硃批密諭獲譴後撫朱綱以他案羅織賠銀數萬疑罪卒蒙
恩免居滇六七年為滇諸生講學惟以道不明而學無傳用深

憂畏

皇上纘承大統即述

世宗憲皇帝意宣

旨還朝

命以禮部尚書兼國子監祭酒仍直

南書房課

皇子講誦甫及暮遽一病不起壽同文貞公七十有八時
國家失一宿學老臣士大夫失所師資朝野慟之至於失
聲可謂生也榮死也哀者矣先生晚著經書言學指要
本生平心得而形之威儀言動之間臨危難無所驚惶
遇謗毀無所慙沮接物不為苟異持己不為苟同話君

親不覺慕戀則愛溢於言共朋友不肯遷就則義形於
色其施之人也寬猛互用而終不隣於刻薄其聽言也
從違有時而毫不涉於逆億所至多有聲績而未聞矜
詡蓋確見夫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也積學養德以
實心措之實事故云敬純則誠義精則明誠明至而動
物格天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當朱撫審訊時危不可測
兵民洶洶數萬齊集門外先生親諭之終不散於是朱
撫不敢加刑定期欲先生至公堂跪聽讀奏疏是夜雪
深三尺改期更雪深四尺朱撫亦以天意為疑而罷泊

三美堂集 卷十三 九
恩詔至滇雖樵夫皆弛擔北向叩首北轅歸深山窮谷襁負以酒食錢者相屬於道余問曾使滇黔目擊者江陰先生何以得民心至此曰此地遠州縣實如化外向官其地者悉僑居省城用其地頭目人斂之民賦稅原無多贏取之交其官食用饋上並交際費以為常官民卒不相識民亦以為相應如是耳江陰至始令按其所治地愛惜百姓毋得侵漁滇民至是始知朝廷有官本以治百姓也先生為功於滇如此其愛戴傾心也固宜先生之學行實可以矜式善類開發志士使

經生明聖人之道適聖人之途於以揚

聖化而還古學校之淳風知文貞公之有嗣音故次其傳不憚醜縷以竢後之論世者考焉

逸事

雙烈逸事

雙烈者山東堂邑人楊棗核子妻妾也

國初直隸有葉小岡者應募自招兵平賊例以兵多寡為署銜小大葉時銜副將挈其孥領兵往湖廣楊隸焉先是葉曾遊吾邑日事飲博及是駐吾邑養馬城西蓋欲

矜術於向日之狎客也楊悔而請歸葉不許楊遂以其黨遁葉遣追及之於沔陽之石榴樹楊曰吾思鄉非叛也且吾何負於將軍吾部曲留者尚多又資以軍械無算君等急去追者不聽楊乃攬弓據鞍發矢令曰先射馬應弦倒數騎呼曰吾為恩舊耳不去將及人追者懼遂罷歸楊曰為我語將軍吾行迫不能及妻妾倘宥我無他請殺之葉怒其語召其妻妾告之曰虜不義負若若輩何罪吾摩下勝虜者如林試擇嫁焉即以辱虜其妻其妾慷慨曰楊某誠不良嘗聞之女不事二夫先自

辱以辱人非計也賴將軍大德勅軍校賜一窻生瘞吾兩人感且不朽矣葉力慰解固為請幕友嗾葉曰佳事也盍成之遂坑於城西門外南塹火星廟後坑成其妻其妾盛服飾倩人布衾襦妻先下卧妾廼下互理衣裳之拳蹙者畢徐號曰可下土矣竟掩之時觀者傾城率隕涕焉吾邑高文學云聞之蔡翁可仕蔡乃目覩者又云他日語及陸武庠逸堂曰吾孩時隨祖母開後門望其地去吾後門僅數武果信又云曾邂逅一同舟人及此事曰揚棗核子吾里人也歸後無聊久復以為盜死

其妻妾之姓氏無所考人因揚頭銳足小而腹皤故號以似之文學名曜字星軺好識嘉言懿行多不妄此實竒節固有裨於風教者為書之又吾邑一貞烈夫病危無子女貞烈決死夫曰吾有弟然不能養母汝所知也汝復死將委此病母於何地是重吾罪也貞烈遂不死姑篤疾十餘年在床蓐貞烈跪床前門扇上進飲食門扇上雙穴宛然其著膝處也姑死貞烈盡心力成喪營葬既竣事謂其叔曰汝兄歿吾應從因託以養母濡遲至今大事就矣尚留人世胡為耶其叔以為悲怨語耳其夜貞烈潛起潔衣裳紉綴其縫際赴家後池水中死吾童時王君孫述刪巷言之益其親串也酒間與聞者皆聲咽涕泗不能止王既下世久訪貞烈與其夫家姓氏卒不可得聊具梗槩附書雙烈逸事後以待知之而能文者詳載焉

圭美堂集卷十四

記

御賜周易折中恭記

易為卜筮作亦以卜筮存理於是極用於神順時位以權中蓋人不可須臾離者

天子學貫道器用之以脩身理人事神妙有心得矣纂為此書以覺來世知大學士李光地深於易

詔領焉說經者於易最多傳義出燭火而已以今書觀之傳義之漏畧未明者具在私以為韋編以來實至是而大

明也孟子溯道統斷以五百年孟子後建武貞觀兩丁之再值宋之末造而朱子適出其時朱子歿五百餘年至於今其在斯書歟其在斯書歟刻成

頒賜自大學士下至六部主事謹於衙門以例領得康熙丁酉正月十三日也此書忝膺校勘之

命榮幸有加因拜手稽首而書其端翰林院編修臣徐用錫恭記

御纂朱子全書八十三卷記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春正月安溪先生入為內閣大學

士遂被朱子全書之

命先是左都御史吳公涵司其事總裁則大學士熊公賜履也吳以篤疾歸熊亦以引年去其次第門目二公悉仍舊書之繁舛而未暇正既奏定熊公又不許微有異同後畧為移置皆出

上裁就其中聊附綴近理而刪併實少其采取頗寬者欲合全書之義閱八年癸巳始繕鈔進呈畢共八十三卷命工開雕安溪先生奏薦翰林院編修張起麟舉人成文充校勘官而用錫亦忝與焉次年竣事

上復命加節汰為六十六卷大抵禮存舊稿十之六內外任
奏牘宋朝事實人物則啟辟殆盡八十三卷版未毀時
亟刷存數部蓋一取其精一取其備皆不可少六十六
卷書成乙未正月自大學士至主事俱蒙

頒賜而有此帙者余家而外唯安溪先生及編修儲在文中
子繆沅澧南成文綱齋檢討馬益惠我而已康熙己亥
六月曝書徐用錫記

嘗聞之吾師宋史蕪蔓欲重修之亦須以程朱文字議
論為標的蓋義理明白處心公平而考核實也此書經

吾師采輯應更精審後操史筆者將有取焉可不寶諸
用錫又記

登杜鵑樓小記

康熙乙丑余讀書京江鶴林寺之蘇公竹院五月十二
日午飯後同金壇于子天根丹陽江一水僧溪月遊寺
之禪堂約登杜鵑樓禪堂後有墨刻佛像二石宋高宗
書偈其上入內山門方丈前東轉客寮三楹庭有墨刻
米海嶽城市山林四字石嵌壁間仍餘破石一角數字
亦米書佳筆處如帚廊懸陳眉公所題小扁內額云逢

僧處蓋取因過竹院逢僧話也中懸密雲和尚真頭角
方聳髮直上牧雲和尚贊云白髮堆堆覆頂門伽黎搭
著坐當軒 枚拂子生平用更沒家私付子孫寮後即
樓也蓋杜鵑由殷七七開頃刻花花傳其事鶴林故基
在磨笄山麓杜鵑臺在馬寺因焚移今處臺遂圯明季
郡守程公岫九屏建此樓亦補亡意也憑欄望南山竹
林隱隱可見溪師云冬天看雪尤佳也

看山樓記

維揚馬君懈谷及難弟涉江英年嗜學好古與其友汪

子被江搜揚幽遐重雕宋槩將湮廢之書修治別業貯
經史子集及法書名畫藝林所稱為小玲瓏山館也今
年夏被江舟行五百里訪余談次述馬君於山館左右
掘井泉蒔花竹翼以軒楹前起小樓扁之曰看山蓋取
唐姚秘監題田將軍宅近砌別穿澆藥井臨街新起看
山樓句欲得一言以為記余迂陋無似獨愛看山與居
閒趣寂為宜馬君處烟花迷離之場可娛目者何限而
喜看山乎詢其所看之山被江笑曰過江山色亦雲烟
杳靄間取其意而已余曰有是哉看山一也得其形不

若得其意得其形以山為主而看者遇焉則有局乎山者得其意以看者為主而山會焉則有進乎山者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得其形者似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得其意者似之憶余平生途次所看之山自齊魯至燕出居庸北抵晉由趙魏歷襄荊鄖西界蜀過嶺南逼粵西黔中矣若往遊可指數者如京師之西山房山保陽之葛公山黃州之赤壁樊山襄之峴萬鹿門龍山習家池山永州磨厓刊中興頌之浯溪山柳州作記之鈇鉏潭西山秀奧若新安之黃山壯偉磅

礴若武當五嶽陟巔者二曰泰曰衡徐泗吳越近地不與焉歸八年矣終歲兀然一編盤旋一畝之宮宅旁隙地兒子種竹木十五年鬱然成林擬構小草閣西北六十里外望邳之鉅山卒以貧不就雖遠山一簇不能為我有也於馬君之所起能無概於中乎雖然余平生所看者多矣曾無一能為我有何必鉅山若高下遠近淺深清曠夸坦秀奧瑰詭之狀其賞心盡在閉目時則凡平生所看者俱為我有而鉅山烏足道哉人心之無定也局乎中而蔽於前一拳可以障泰華中有所得而觀

其會通方寸可以運五嶽我與馬君得其觀之者則進乎山矣得其所以觀之者又進乎觀矣於已取之而已聖人象兼山而名卦陽上陰下止其所當止而極乎靜體立而用行良其背所云者廓然而大公也行其處所云者物來而順應也馬君不獨笑余昔之局於形也而且有會乎意之表怡神定性以與道俱則其所看者遠矣詩曰高山仰止心嚮往之矣

淮徐道署移駐宿遷記

代

分臬憲之職以巡淮徐徐州為要地溯其初本為兵備

設故建署而駐劄於此若河防則郡佐領之前明久太平萑苻息警而黃河日東南徙又漕輓出清口藉之以行桃源宿遷二百里盛夏濤瀨壯猛往往為害康熙二十年間河督靳文襄公請導荆山口微山路馬諸湖清水避黃河之險開中河以利運而徐邳以下清江浦以上水淺澀則官艘不行漲決則民田失業南通於江東注諸海河湖兩岸日多險工急汛其勢然也國計民生之要樞所關甚鉅以故視此篆者幾全任河防重寄既不能舍近就遠四五十年竟寓公於清江而徐署乃廢

今

聖天子宵衣旰食無內外大小百廢具舉宮保大學士嵇公適攝河督事欽承一德創因互施既整振條綱而又補罅搜微靡有遺漏至道署宜移駐於宿亦疏陳得請蓋雍正十年二月二十六日也一切登降考卜審方揆日逾年始定而鳩工庀材以十一年四月十六日經始距十二月十五日落成依原估支帑銀三千九百九十三兩零建上下房六十五間外添造餘房二十一間墻垣一百零十丈則某捐俸為之稱完備矣地勢塏爽負山

帶河重檐疊拱朴以取堅華不為侈計職事之所宜及者前後左右道里無偏畸之累往來便趨赴之勤某於今年六月初十日始入而蒞事念

國家選建賢能亮工熙績後之君子如詩所云攸芋攸躋攸寧者何有窮極而以某之謏陋幸際

昌辰首臨傑構敢不敬勒

盛典詳志工程之起訖年月之久近並屋宇費財之數若興作屬員與謀議董率工役之文武將吏碑文之書丹營建之相宅者皆得列其姓名爵里於後庶使來者有

所考以毋忘

聖君賢相臨照之遠綜理之周無非為國計民生因時制宜以永利賴居其位當思盡其職以懋厥勲焉

碑文

董公生祠德政碑文

今

皇帝至聖至仁與天並覆涵育庶類澤潤生民東西朔南無有遐邇靡不沾溉道化既洽求寧益勤念江南地大人眾財賦所出供輸絡繹政務劇煩非忠誠素著才德兼

懋者弗克以任總理之職二十六年四月

特簡董公總督兩江

錫晏

賜衣以寵其行

天語丁寧

賚予稠疊蓋倚賴大臣畀付要地其隆重有如此董公銜

恩受職矢志匪躬期在興利削弊振刷頽惰乃為條章刊諸

木以榜徇郡邑禁火耗止私派絕餽送緝衙蠹懲奸民理稽囚去酷刑息刁訟戒濫差革保歇平倉收究苛債

飭武弁清冒丁稽實餉惠商賈寬行市杜奢靡凡九十
有八條雖前此上官亦嘗為之約束不必果行特文具
而已公正已率物本之以誠行之以斷雷動風發搜隱
抉疵千里之遠若在庭戶武夫悍卒橫胥墨吏聞之膽
落心掉十八郡之人異口同聲莫不曰自明季迄今大
臣涖江南未有如公其人者也而宿遷之民愛公尤深
宿遠界郊洙壤地境埆產薄食艱又黃河橫亘其中漕
路是經堤岸歲築此坍彼淤靡有定所今歲所耕來歲
沈汙倏忽之間已同荒鹵實皆民田而非浮土議者以

為地有閒曠可以興屯將收其利以益儲需而奉行不
善過為鴟張取民舊業民不得耕地失糧留且慮後患
人心驚惶路嘆室吁雞犬騷然有如沸羹公適來宿宿
民擁公馬泣訴公目擊民苦慘發於中不覺隕涕乃溫
言以諭曰

天子仁聖愛民深切我當入奏民其無憂已而疏入

皇帝可其奏弛屯以予民民僉曰非公言之吾民安得有今
日哉公實生我公何可忘是宜垂諸永久傳之無窮使
世世子孫知公實有德於宿也乃謀於陵山之麓建公

生祠刻其事於碑以伸小民思公之情以昭

皇帝用得其人而活我百姓之恩甚大公諱訥字默菴山東平原縣人丁未科進士

殿試第三人原任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文武事務兼理糧餉操江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為兵部右侍郎

高貞女碑文

代

貞女高氏宿遷人歲貢生躋之女孫其父暉太學生貞女許字同邑文學臧高飛于歸有日矣而飛以康熙三

十九年三月十三日暴卒初秘其事後語洩貞女容毀悴其父母慰勸諄復又迎其外祖母陸媪伴之月餘貞女乃言笑如常獨飲食不欲對人陸媪偶歸其夜貞女遂自經死蓋四月十八日也死之後其家人檢枕衾始見其卧簟下褶疊數巾皆血淚漬遍而簟下僻處所委棄食物成堆貞女之祖父如其志為合葬焉邑之人以其事聞於縣有以格於例不能丐旌典辭者事遂寢大中丞宋公聞而題額獎之邑簿于君請於令謀於僚屬出已貲礮石以表之而徵碑文於其邑之徐孝廉用錫

余偶過宿徐轉請之余因言其地之貞烈幾歲無虛而
二十年間張貞女後又有高氏余惟女未共牢合卷而
其壻亡於禮可以無死明歸有光熙甫論之甚辨雖然
末世女子不知書史所知者貞而已夫至以死守其貞
豈復知世有所謂禮哉嗚呼此禮之本也夫人之死義
多在卒然驚悼之時經日而平經月而變意散而氣餒
矣貞女一意決死久而不渝尤人所難宿遷陵山拱峙
黃河繞其下壯濶不凡故自古多英奇魁傑之士而其
餘氣猶鍾於閨闈之義烈如貞女者豈非其家之德義
所薰蒸而風土之美事乎簿君好義其意亦歸於扶世
翼教皆有可取者故不辭而書其事簿君名展字孟成
河南通許人

碑銘

蔡烈婦碑銘

吾邑蔡烈婦臧氏武生燭之女歸邑儒童琢琢里耆毓
鑣嗣子也歸三年而琢病烈婦刲股療之康熙丙申二
月初四日卒烈婦不食數日決死氣垂盡其舅姑泣曰
他端勸釋固不聽爾忘爾有身乎倘男也汝夫不死矣

忍使家無炊火耶烈婦崛起曰家翁言是雖然亡者柩
不得歸土若生女雅不欲家翁重一喪葬費也允之而
後進食六月二十二日晚乳幸為男而殤防衛者罷憊
偶疎烈婦遂著嫁時衣自經死蓋七月十一夜也其舅
憐其志節請於令君建家祠立主以祀烈婦死後蔡氏
臧氏及其姊家曹氏皆時夜見其至且言笑見必有光
闇夜固如昧爽也既立石祠宇之下謁余紀其事系以
銘銘曰二適攸誠一醮前聞寧謂世典天秉維鈞懿厥
烈婦系魯臧孫荒遠末胄夷為士門桂棟金芝凡草乃

根從容魯鄒取義成仁義者正路死殉疑湮仁為生理
殺身奚存心跡之判形頑性真心性滙徹深淵高旻壁
碎其性瓦全其身不有貞淑孰覺我人藥鎗沸血雉經
升魂維石可轉比金尤堅新宮有作過者涕漣吾山喋
喋沐水汙汙原有翟兔潭有魴鰈溪毛野蔬雜薦蘭蓀
鸞鶴祥風駟輜香雲英光靈感昭爍氤氳東陵聖母湘
浦神君荒忽誕謾邈焉匪羣柏舟流詠黃鵠傳篇引斧
臂斷投繯尸還或務其耳或露其筋其趨既一同軌殊
輪義以辨類仁不瀆倫人道之綱震發乾坤孰謂忽諸

伯道兒殲流風所被螫螫後昆冶容之婦抱布之民夜行犯露有覩淫昏諸不孝順細及反唇肅肅環珮巍巍明神謂予汪女視此貞珉

陳烈婦周氏碑銘

烈婦周氏雍正七年正月歸陳國材九年三月二十日戌時年二十六殉夫死去其夫之死五十日死一也烈婦獨靜且安焉貞夫一而五性全初不亟久不沮嗚呼異哉夫既死計為夫將來立嗣盡二月待其夫之姪男至告以故付以嫁時衣飾曰以是累君其父隔江來白

其志訣別焉抑何仁也其父勸無死烈婦曰陳氏無舅姑子女將何依隨父歸人必曰陳某妻謀再醮去矣辱孰甚羞惡嚴故取義決議既定明日遂沐浴紉綴其衣裳極周緻顧語人曰殮時幸毋以寸絲易吾衰麻也其守禮凜然如此吞金至五錢不死羸憊久餌大黃若干冀暴下氣脫反下所吞金又不死粒米勺水不入口已十日自勒手弛不死凡前後二十日卒餓死以遂其志而立其信或謂盍存身以撫望立之後烈婦智者也智者不以未來失當機夫人情莫難於死古來學士大夫

勇壯男子轉身懸厓者何限烈婦匹婦耳惟見一死如
奉大君之勅令不可易也如火之熱如冰之寒不容已
也似陰有撓之者以標其誠崎嶇延迴而訖不失諸正
鵠天之命人之性可以觀矣天經民彝不於此益信乎
烈婦上元醫士鑑侯女國材江都縣民葬有誌矣余舊
史氏也宜書其事銘諸墓上之碣用微顯而闡幽焉銘
曰怒風拔木兮雨為血四海水立兮霹靂咽腐鐵石兮
光日月路繩直兮天地濶閉目心帖兮萬古畢

圭美堂集卷十五

墓志銘

尚友高君墓志銘

吾友廩貢生候選訓導高君尚友名晤雍正癸卯正月
十一日卒得年七十有六吾邑西北阡高氏遷自濟寧
傳世二十餘無顯者生人多強果尚氣間有英姿卓行
可稱述者如高士特聘先生其尤也先生名踰駢甲申
後棄諸生學辟穀術遂欲谷館巖栖一往不返以父母
在遷延授徒於湖東陸氏月一寧覲不入內即去十餘

年不設牀蓐垂紙幃坐蒲團上盡夜以為常先清臞後
充悅可數日不食食可兼數人丙申父母大故即著麻
衣去授徒時忽一夕別隣僧曰吾占六壬尚當有一子
須歸了此事次年戊子生一子即君也君食餼於庠甫
弱冠一尋親於匡廬又求之華山以傳聞有鄉僧於此
故亟往皆非也既念其母陸太君之倚閭亦過返及陸
太君葬事畢復闕於神往嵩少不可得便欲從太華入
峩峩歷溘黔不復限以歲月其子顯祖等浼族叔星輶
偕行牽挽之以歸卒不果而君之年已六十矣因於女

墓旁築廬門廡楚楚立生位奉高士安溪相國題其堂
曰紘垓壯志而顏其廬為望親系以詩表高士之行而
憫君之意一時館閣中有文者率詠歌其事余彙次郵
致君悉刻石嵌廬壁間廬去邑七十里歲時伏臘饗獻
有嚴君必躬親雖祁寒暴暑非大風雨無不至者高士
去時君方九齡賴伯父不危先生勤鬻以有立不危先
生年九十九乃終君孝養之維謹晚罹大獄又竭勞費
相營救不危先生亦畸士好義輕財而不苟於取以儒
俠聞江淮間所行多有過人者君娶陸氏太君姪有賢

行今年八十視聽聰明生子三長念祖上殤次顯祖歲貢生娶陸氏次型祖娶卓氏前葬一年歿女五長適庠生王貞前死次適吳承燭次適陸承乾次適陳之憲皆監生兒象賢其第五壻也孫十二人顯祖生者八型祖生者四孫女七顯祖生四型祖生三曾孫二曾孫女二俱幼君以丙午二月壬子葬司吾山之新阡君所自卜由廬之原陸太君墓望之若懷抱然顯祖謂余知君者來乞銘銘曰維君醇質行亦茂闢治田屋實自好振族施及忘所報廉恕謹身誰與竈卓詭聳聲非至教維君

近儒樹家燾礪石攜丹納幽窆刻鵠相先永相告

項夫人墓志銘

夫人羅太君項耐菴先生之繼配吾友緬之生母也耐菴先生凡四子長公綸元配王太君出育與高則緬之同母弟也太君初以國氏在襄之宜城徙荆之枝江今世居歛之呈坎則五季時自豫章而來遷也自宋吏部尚書贈少師公以來代有祿仕越二十五傳而至禮部儒士文華公實生太君太君以雍正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卒距其生順治十年三月初三日得年七十有三適

同耐菴先生迹其一生富壽康寧子孫多而賢日見五代福以德集人世之所難逢其

封典與子孫之名及爵秩已見耐菴先生志者不再出長

公綸孫道煦先太君卒道駿葬前卒惟孫道暉道暉皆高出在前志外前志孫女八人今九人曾孫前志六今至二十五人道昕出者三曰敦曰敬曰敷道煦出者一曰文瑞道暉出者四曰文珮曰文珽曰文璣曰文璉道暉出者二曰文琿曰文璠道暉出者二曰文瑗曰文琛道暉出者二曰文濤曰寅

生道暉出者三曰文瑤曰文珍曰文璞道暉出者一曰

文珽道暉出者三曰文瑄曰文理曰文璜道暉出者二

曰文珙曰文璐曾孫女十一人前志二元孫二曰朝棟

曰朝柱皆文瑞出世俗乞志墓多取名位烜赫者辭浮

謾以相張吾友力能致之而於耐菴先生之志石文則

請之先處士著書則屬之顧學博藹今卜於雍正五年

仲冬之吉奉其考妣合窆於新阡而又以太君之志文

與書合以命余余之學業豈能比先顧而吾友之所尚

則卓殊於俗遠矣是不可以固辭爰據行述銘之以著

其德曰羅肇荆楚柯散豫章數遷至歛族耀南邦懿厥
太君維虺維祥婉憑來歸維項德行於婦曰孝於妻曰
從母止於慈既愛能公眷茲冢男實出前配同仁均養
且繩以義外內多口與生莫異冢君終身不知出二前
配天椽宗絕嗣人搜支續本夫子是敦嗣人既立謀永
後昆有家有室不已恩勤翦夷修治兩世荒墳如此宅
心匪聖孰聞彼收忌者私牯其身寧高女則吾屬與仁
享堂欲構歲祲之憂飽傭趨事太君良籌肅賓承祭酒
漿牢羞孔多且旨應卒能優助婚給構成梁掩骼調卹

六親朝不間夕修舉廢墜尤重先澤教兒承家好行其
德坤道取良均而不嗇我觀監鹽逐時易起勃忽何常
歎多侈靡倬彼項門再世清美牙籤毒軸寶畜書史至
於我友味之彌旨孝友敏慎式廓是似我過其家緡玩
窮晷全豹一斑孤陋內恥兼明示公雕梨刷紙讐勘宋
鏗訂訛傳是書樓敞靚素琴文几花藥紛敷白石齒齒
兒不傍筵奴無昂視維揚濁俗曷克洗滌太君守寂樂
居故山里媪絮語吹竹鳴絃綈衣蔬茹避喧十年豈無
醲縛超自性天翼夫廸子悟有由然禮本于昏書欽試

三美堂集 卷十五 五
鰥女崇士行祚廕其綿順承資生貞迺起元經義所垂
天地昭焉信諸千億視此幽文

墓表

廉州府知府蔣君墓表

廉州太守蔣君諱杲字子遵篁亭其別號也君與李恭
人已合葬其子元益方威請余志其墓而銘之業應所
請復因君之學行欲廣其義以為之表則不徒以其子
之請也竊嘗謂人皆天之所生而以與聞道術者為貴
如君其一也

本朝安溪相國李文貞公學業所至應五百年名世之期
所謂見而知之其善誘人多在於制義然當文貞標表
正學知之者恒少余侍側廿有二年粗見天人端倪義
門學士何焯操選事於吳下倡輕新靈之譚庠序風靡
後至

輦下一見文貞所為猛厲嚮道遂有程墨行遠之論可千
古不磨君從義門學毅然惟先民是程辛卯集南榜文
貞見其作謂余曰直躡錦泉之室何還雅之易也壬辰
被放歸壽其母文貞作詩贈其行為其母壽士林榮之

三美堂集 卷十五
癸巳成進士墨義酷似正嘉文雅飭入彀者實為君首
屈一指文貞適承修周易折中擇人纂校君與焉文貞
稱其勤敏曰同事盡若此修五經易易也乙未文貞假
旋君亦歸養己亥仲兄以通判需次者歸而侍親君迫
父命謁選庚子三月至京辛丑補戶部廣西司主事旋
陞本部山西司員外郎雍正元年春監糶南城親督料
量胥役束手侵欺無所入給發不苦藉候廉幹之聲大
著有

旨各部院保舉賢能官時怡賢親王總戶部事司農孫公田

公皆以君名列奏蒙

召至乾清門

殊典優賚又兼浙江江南兩司八月調雲南司十二月陞本
部山西司郎中仍兼雲南司事凡部務關重大者悉心
經畫王大臣九卿會議時假以屬稿君一無瞻顧有不
可力爭得當而後已仁和沈少宰蔚州李少司農尤改
容嘉獎乙巳冬循資俸除廣東廉州府知府先是邀

覃恩封父母及本身妻室至是會高安相國有移封祖父母
之奏得請君由郎中轉官逢冊立中宮

草恩封兩世正五品丙午二月初十日請

聖訓

召對良久

賜上方物及

御書墨刻謝

恩赴任過里門椿萱方茂其仲兄得判辰州

國恩家慶一時無與倫比越月留長子元益代定省六月至

廣州楊中丞留決庶獄八月抵廉州下車與屬吏約誓

潔已惠民貪墨無狀者立劾去之脩城塹葺倉廩課學

校謹斥堠恤兵伍禁苛派革陋規皆時舉件覆匝一年

治行稱最丁未兼攝高州篆石城多盜縣令匿不以聞

即參揭解令職盜少息戊申正月視事雷陽旋奉檄赴

省承審大案三月復攝惠州有博羅村民入山治木炭

死於虎其家已認屍掩埋土豪脩隣甲宿怨嗾民婦控

甲讐殺豪証之更賄忤以刀傷報令逮隣甲兄弟囚繫

多人久不決君察其寃親鞫訊覆檢屍骨皆齒牙痕釋

隣甲置豪於法郡稱神明制府又專委剔廉之齷弊君

以郵竈戶為先捐俸製鍋勾稽股引平衡出入商民均

利而效奪者無所措廉屢饑君請於大吏發粟平糶比熟築預備倉積米穀十萬餘石廉人賴焉高廉僻在海嶠郡守歲科試類以苞苴竄易高下君始秉公前茅者多為學使甄錄士子感奮至勒石以勸後來丁未室誤一案君以事關人命係風化即據縣詳申報後大吏以他故縱釋之君以不及覆覈落職百姓供米薪呼天籲神計為保留君以嚴諭止之而後定將行祖餞塞路甚有饋贖資行李者率笑却之乃設生位於三賢祠從東坡諸公之次以志愛戴君素脩潔不名一錢在部有公

費錢推予同官粵省養廉例由所屬按季繳君以饘粥粗給還之州縣以急公事而修戰艦補倉穀時捐已貲前高守虧倉儲不得代謂之曰公長者能援手乎遂慨然為償二千金平生遇義舉不計有無皆以身先費祖父分產幾盡初撫殖後乏匱自廉旋不能具裝中道假貸至己酉正月抵家仲兄亦歸自辰州天倫聚樂不少見沮抑之色九月長子元益領鄉薦庚戌禮闈下第亦喜愠不形惟以淬厲學問為諭誡坐貯書樓手披新舊唐書終其編時浙江制府今宮保總督直隸李公舊同

官戶曹知君才守深摺奏起廢奉

旨協督海神廟工即往監工事冬抄請省親假辛亥首春舉
兩親七十雙壽禮遂以二子行九月工將竣命長子元
益先歸仲子方威侍十九日感微寒服藥得汗熱遽止
二十日尚詣工所二十一日治具招同事暨同年友尚
強坐至夜分二十二日早晨語仲子曰吾二十三、四日
當死人以病中語不之信二十三日果疾篤二十四日
黎明呼仲子曰夢上帝命吾為廉州府城隍神以親老
辭不允今迎候人及曩日隨廉之童僕已故者皆齊集

君恩未報親養未終奈何且吾治廉亦殊媿朱仲卿之嗇夫
桐鄉也又勉仲子力學為正人并令寄屬長子畧處分
家事遂不言至戌時卒君讀書應舉得名師為依歸文
體一軌於明初前賢經書而外兩漢唐宋大家之文皆
可背誦以故鄉會闡墨或賞其為先正正脉或異其後
場淹雅自刻有志雅齋時藝問世究其所施則孝友稱
於內義聲播於外部務信於僚友動於長上臨民愛之
如父母敬之若師保洎其卒也人多諱其隣於鬼物不
知昌黎所言生能澤其民死以食其土為靈中庸所云

誠之不可掩有二道耶余故推本其道術之源流臚其
科名官行始卒取其信而有徵表於墓以質之天下讀
書以事其君親者

行狀

林靜可行狀

公姓林諱寧字康侯號靜可福建福州長樂人為漕標
後營中軍守備康熙壬申十一月十一日以疾卒於署
距其生順治丁亥九月十七日得年四十有六曾祖宣
祖春與父正嵩以亂離莫考其職業即名字亦得之近

年訪致之殘譜云守備署舊在吾邑余又辱公交好故
知公行事熟公子尚孩不能以狀請於當世之顯者狀
非余為之誰為之者世之武人鷹舉虎視惟多近財色
氣怒豪而力蹶張言語粗鄙居常事遊獵觸其忤忿則
鬪爭立見好怙兵為腹心爪牙而讐視吏民雖號稱職
者罕能明大義與士民為一體即陽慕雅飭者知款曲
人亦不能以實惠推施至於仁聲所及戚疏遠近如一
口生愛之而死哀之也公受事至吾邑五年餘其於職
事勤慎如戢兵不侵餉催運緝盜不具論至吏民有疾

苦小不平事不啻負芒刺為達之有司伸救之需金錢者捐資營脫之力所不能復廣為之醵以成其事而後已雨暘愆則設壇禱求徒行於赤日泥淖中或有司不從則位神已署長跪虔禱賑荒則詳為區畫廣設方畧蓋其性好利濟出於真誠細至醫方之驗者亦錄之成帙合藥不分貴賤皆為療治刀圭必親匆遽中亦不辭煩也又尊禮士大夫慶弔讌饋如隣里姻黨然以其暇蒔花竹對人問書史及古今嘉言懿行則津津無倦容殆恂恂然若儒生及慈惠之文吏絕不類自童戲生長

軍伍中者公生七齡海寇至劫之去一村殺傷幾盡海上歸順復隸我兵駐防籍中駐防營裁遂投吳逆藩下以材武官至叅將吳藩叛公策其必敗於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同總兵陳華首先謀獻岳州蓋岳州襟帶江山為荆襄巴蜀之會大將軍貝勒察公統固山總督提督重兵屯馬兩軍持久不決得公私為往來游說竟至成功大將軍給總兵劄支全俸疏上其姓名八年正月

陞見賜袍帽鞋帶等事二月大將軍題授遊擊四月部給參

將管隨征岳州前鎮左營遊擊事劄十九年二月公領

兵進攻辰沅克取瀛一泆清浪北溶各隘又恢復思南府龍泉湄潭遵義府真安州等處大將軍上其功議叙加署都督僉事銜二十一年天下大定汰隨征營缺公詣部補授而部議十三年以後投誠軍功未至八等者槩不得用公遂潦倒京師中凡七叩闕

上亦悉其勲勞異等然竟東於部議會二十五年發兵羅剎

公請行

召見給甲馬弓刀銀兩仍以原銜領藤牌兵隨征五月二十八日大兵至羅剎城下公爭先斫拔攔馬木賊善以火

牌燒船二十九日公在河上游安置滾江木並水屯以防之六月初九日督兵安屯挖河打礮占賊要地絕其水道十二日賊乘隙突出公隨梅勒章京班公領兵追殺賊衆敗遁七月八日賊兵復出奪占礮臺復敗之公有力焉十一月羅剎降班師歸二十六年二月部議叙用三月奉

用四月補授今職八月蒞事公自幼而壯出萬死一生之地承平時復困躓於文法崎嶇危險而得一職又賞不償功而遽止於此命也雖然公固未嘗死也去歲公

初度之辰邑之衣冠聚而製錦稱觥幾不容於庭百姓
授萬民衣以答德惠雖邑令之賢者未有此而歿也里
婦村嫗皆哭之失聲人生百年瞬息耳王彥章云豹死
留皮人死留名名存則不死矣公娶某氏湖廣某縣人
生子女各一女幼未字側室某氏生女一亦幼未字子
六隆生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未週歲呱呱在襁褓
遂稱孤子可哀也予家距其署不數武憶公六七月間
病中苦勞煩常持團扇屏騎從過草堂蔬羹相對輒盡
一日時坐匡牀短睡足褰幃話其在岳州關說機密常

獨夜行江上烟月朦朧僵屍齟齬步履私默以錢紙相
弔祝邏卒巡綽驚起草礫間使人魂散至其處則縮口
鼓舌低聲作鳥吹以為號少誤即陷不測矢石矛戟所
傷人時仆於旁自指其顙上刀痕可數也入都後部議
格沮人情嶮巖嗜陰陽頃刻相排相賣備極狀態及
羅刹風氣寒洳六月尚披羊裘秋冬夜以皮褥被覆藉
全身縮其中猶呼氣冰澌沾鬚眉諸可駭愕之事予聽
之慄慄怦怦不能自持嗚呼豈意其為今日狀中之行
實哉痛哉

國

